

第三册



金庸著

卧龍記

个赌精，这已是太不简单。”

岳小玉苦笑道：“但后来徒儿也给许轩主骗得好惨！”

公孙我剑干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老赌精居然输给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，他当然是深深不忿的，但他总算只是把你骗得好惨，可没有存心，把你骗得当场死掉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那是托赖师父洪福，徒儿才屡屡逢凶化吉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你能屡次化险为夷，都是全凭道上的英雄豪杰相助相救，这些恩德，以后切莫忘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除了道上的英雄豪杰之外，还有道上的小英雄、女豪杰，也是功不可没。”说着，目光盯向盈盈的俏脸上。

盈盈面色一红，接着却又忍不住“噗嗤”一声，笑了起来。

公孙我剑瞧着她，道：“小岳子是个油腔滑调的家伙，你要小心小心。”

盈盈脸色更红，呐呐道：“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哥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你从前的南宫师哥固然十分混帐，现在这个岳师哥，也不是甚么好东西。”

岳小玉苦着脸，道：“师父老是把徒儿说得有如狗屎垃圾般，这样对你老人家的声名也不怎么好吧？”

公孙我剑瞪眼道：“我是实话实说，并非故意把你中伤！”

沈必理在一旁瞧得甚不耐烦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令高足已带来了，何以一味只是絮絮不休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沈大将军，外面情况如何了？”

沈必理说道：“刚才你没有问练宫主吗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刚才我和练宫主要谈的事太多了，所以漏

了这一节没问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既然没问就当作一切太平好了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但神通教早已虎视眈眈，又岂可视之如无物。”

沈必理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正派中人，不是老早就想着看这场大火并吗？”

公孙我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正是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，这场火并，若真是由两大邪派展开，咱们当然乐得隔江观火，但如今公孙某已明白，练老魔其实是练老英雄，血花宫也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，正是真相大白，形势急变，公孙某又岂能再作袖手旁观之徒？”

沈必理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果然不愧是公孙我剑，练宫主能交着你这个朋友，真是福气。”

公孙我剑说道：“神通教野心勃勃，若不是布狂风全力镇压，只怕万层楼早已策动攻势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布狂风为人极讲义气，而且精明老练，万层楼要攻破血花宫，这位布公子是最大的绊脚石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万层楼老辣阴险，他若敢对血花宫动起手来，最少会有八分胜算。”

沈必理摇摇头，道：“若由万层楼亲自出手，最少有九分九胜算。”

公孙我剑“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还欠那一点点是甚么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不可预知之变化。”

公孙我剑沉吟道：“万层楼做事向来慎重，他一定会计算得很准确才正式出手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但神通教其他高手，却不一定有这种作风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例如利硬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不错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他行动极快，武功又高，可谓极难对付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利硬若是神通教教主，只怕早已向这里动手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但神通教教主是万层楼，不是利硬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所以练宫主所担心的一战，迟迟还没有爆发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但这一战越迟爆发，也就越更凶险，越更可怕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你有甚么好主意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要对付神通教，绝不能墨守成规，更不能有妇人之仁。”

公孙我剑说道：“这算是甚么好的主意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我的意思是说，神通教若真的攻上饮血峰，我们非要用秘密武器不可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甚么秘密武器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秘密武器就在这座碧血楼台之中。”

公孙我剑双眉一蹙，默然不语，并没有追问下去。

但岳小玉又怎按捺得住，闻言忙道：“小岳子倒想一开眼界。”

沈必理沉吟一会，道：“那秘密武器，我是可以作主，让你们一开眼界的，但穆小姐却不能看。”

盈盈怔了怔，接着立刻就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留在这里好了。”

岳小玉佛然不悦，目注着沈必理道：“为甚么她不能去？”

沈必理干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是规矩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甚么规矩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碧血楼台的规矩。”

岳小玉又问道：“这规矩是谁定下来的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前任碧血楼总调度守一大师。”

岳小玉一怔，道：“原来这里的前任总调度是个出家人？”

沈必理点点头，道：“守一大师虽然是出家人，但武功才智，都是一绝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这位守一大师定下了怎样的规矩，居然可以不让我小师妹去见识见识那秘密武器？莫不是这种武器，是女孩子不能参观的吗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这种武器虽然厉害，虽然重要，但却不是不能让女流观看的。”

岳小玉奇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又有甚么顾忌的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问题并不在于武器，而是在于黑石堂！”

岳小玉一呆道：“黑石堂又是甚么所在？”

沈必理说道：“黑石堂乃碧血楼台的根。”

“根？”

“不错，从外面看来，碧血楼就像是一棵大树，而它的根，就在楼台之下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是不是小师妹不可以进入黑石堂？”

沈必理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守一大师当年定下来的规矩，无论是谁都不能违背，否则就会惹下弥天大祸。”

盈盈“唔”一声，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岳小玉双眉紧蹙，一副老大不服气的样子，但沈必理既然这样说，他就算想力争也是枉然的。

公孙我剑也叹了口气，对岳小玉道：“你现在懂了没有？”

岳小玉茫然地望着师父，问道：“懂甚么？”

公孙我剑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是个重男轻女，迂腐透顶的世界，凡夫俗子固然如此，即使是跳出三界之外，身在五行中的出家人，也是如此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是鳞哉也好，蛇哉也好，徒儿都懒得理会了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你不打算进入黑石堂，参观那种厉害的秘密武器？”

岳小玉本来想说：“是的。”但他生性好奇，却又不舍得放弃机会，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道：“既来之，则看之，正是不看白不看。”

盈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才是明智之举。”

岳小玉不是笨人，立时明白她的意思，暗道：“对了，岳师哥进去瞧个清楚，然后回来向小师妹详加描述，那么也是一样的。”

沈必理已拉着他的手，道：“不要再多想了，快跟随着我进入黑石堂，保证你大开眼界。”

公孙我剑微微一笑，也跟着前往。

黑石堂这个名字阴阴森森的，但里面却遍植奇花异草，一点也不像是地牢。

岳小玉啧啧称奇，道：“真想不到，此地原来别有洞天。话犹未了，一道铁栅从天而降，恰好把沈必理隔开，但却也把公孙我剑和岳小玉困在一角！”

看见这一道铁栅，岳小玉的脸色变了，公孙我剑也是眉

头大皱。

“沈总调度，这是甚么把戏？”岳小玉怒声喝问。

沈必理缓缓地道：“这是用海底寒铁铸成的一千斤铁栅，纵然有宝剑利刃，也难以损伤分毫。”

岳小玉怒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沈必理道：“人人都是这么说，用不着你来提醒在下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我义父知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”

沈必理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以为练宫主不知道？你错了，这本来就是他的主意。”

岳小玉怒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你的说话，我连一个字都不相信。”

公孙我剑突然咳嗽一声，用手按住他的脖子，缓缓地道：“好徒儿，你不必大动肝火，须知肝火旺盛之辈，是最容易看错人看错事，甚至连自己也会看错的。”

岳小玉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个什么沈总调度，徒儿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既然你早已看出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向为师说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就算徒儿说了，只怕师父也不会相信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你不是为了怕我不相信，而是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。”

岳小玉吸了口气，再也答不上来。

沈必理淡淡一笑，目注着岳小玉道：“你虽然年纪小小，但不愧是个厉害之极的小灵精，可是，你还须多多向师父学习一下。”

公孙我剑淡淡地道：“他是小灵精，我是老灵精，他要向

我学习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”

岳小玉冷冷道：“但照小岳子看，还是向沈总调度学习的好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学习什么？”

岳小玉瞪目道：“口蜜腹剑，暗箭伤人。”

沈必理说道：“我现在伤害了你们没有？”



原书缺页

岳小玉道：“别的不说，这道鬼铁栅，算是什么意思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你不是要看看我们的秘密武器吗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这里又还会有什么秘密武器？”

沈必理冷冷的道：“你可以自己找一找。”

岳小玉怒道：“分明是一派胡言，这里除了我们师徒之外，根本什么武器都没有！”

沈必理笑了笑：“就是你们两位，那已十分足够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道理很简单，你就是我们血花宫的秘密武器。”

岳小玉一愣，继而摇头不迭，道：“我是人，不是武器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你若这样想，就是大错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怎样错法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世间上最厉害的武器，其实算来算去还是人，一个本领高强的人，也就是最厉害的武器，难道你没听过：‘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’这八个字吗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听是听过无数次的，但那毕竟是夸大其辞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夸不夸大，那是后来一回事，但总之，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永远都是很可怕的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这话却也错了。”

“怎么错了？”沈必理一怔。

岳小玉道：“武功高强的人，绝不一定可怕，就像是野兽，也不是越高大越可怕的；例如长颈鹿就是最好的例证。”

“长颈鹿？”沈必理奇道：“梅花鹿我是见过的，鹿肉也吃过不少，但长颈鹿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长颈鹿生长在很遥远的地方，你当然没有机会看见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那地方有多远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远得不能再远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去月亮远？还是去那地方更远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当然是去长颈鹿的家乡更远得多。”

沈必理奇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月亮只在头顶之上，一眼便可以看见，自然远极有限。”

沈必理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但我从三岁那年开始，就已很想跑到月亮去看看嫦娥仙子，可是直到如今，还是无法如愿以偿的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那是阁下的功夫不够高明之故。”

沈必理干咳两下，道：“要到月亮，又跟轻功高明与否则有什么相干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怎会没相干？你的轻功若够高明，大可以一跳就跳上月亮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胡说，世间上又有谁能练成那一样的轻功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有的有的，只不过世人不知道而已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既然不为世人所知，你又怎会知道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不要再谈月亮，那些长颈鹿到底是怎样的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颈长数丈，脚长也数丈。”

沈必理悚然动容，道：“那岂不是庞然大物之极了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高是挺够高了，但大却不怎么大。”

沈必理问道：“比起长鼻子牛妖又如何？”

岳小玉一怔，道：“何谓之长鼻子牛妖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长鼻子牛妖，鼻长逾丈，重逾千斤，牙粗如人腿。”

岳小玉想了一想，还是弄不懂这是什么东西，只好望着公孙我剑，道：“师父，你懂不懂？”

公孙我剑淡淡道：“沈总调度说的是大象。”

“大象！”岳小玉拍了拍额头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小岳子明白了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那么到底是牛妖高大，还是长颈鹿高大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各胜一招。”

沈必理一怔，说道：“如何各胜一招法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论高矮，长颈鹿是高得多的，但若论重量，却又是大象占胜。”

沈必理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这倒是怪哉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更怪哉的，却是如此高高在上的长颈鹿，往往会给矮小得多的狮子吃掉。”

沈必理“唔”了一声道：“狮威一发，那是非同小可的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所以纵使是长颈鹿那样高大的野兽，也会给狮子吃掉，人也是一样，武功最高之辈，也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。”

沈必理目光闪动道：“岳小兄弟，长颈鹿之高，与武功高低那个高字，可不能混为一谈的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混为一谈也没有什么不对，正是一理通百理明，又有所谓触类旁通，可见世间万物万事原本一家，牛粪

与猪屎皆可用作施肥，沈调度是明白事理的人，想来一定不会拘泥不化，刻板的像是一块四方木头吧？”

沈必理虽然觉得似是而非，却也不知道该当如何反驳，只好耸肩一笑，不再说话。

岳小玉接着又道：“就以我师父来说，他老人家武功卓绝，那是一点也不用怀疑的，但他老人家一点也不可怕，反而极受江湖中人敬重。”

公孙我剑哈哈一笑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！这个马屁拍得真够响亮”

岳小玉吃了一惊，正待解释一番，屁股上已重重挨了一脚，不由尖声叫道：“师父饶命，徒儿下次不敢乱拍马屁了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你喜欢拍马屁，我喜欢踢你的小屁股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”

沈必理看得眉头大皱，忍不住道：“你们俩师徒，真是太岂有此理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才岂有此理，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我已说得很清楚，这是练宫主的主意，他要你们俩师徒在这里，好好潜心修炼武功，以备后用。”

公孙我剑忽然长长叹了口气，然后对岳小玉道：“小岳子，你养父的用意，难道你直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”

岳小玉目光闪动，猛然跳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外面形势，如今一定十分凶险。”

公孙我剑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还不算笨，总算明白了这一点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养父是不想我们冒险，所以就索性把我们关在这里。”

公孙我剑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岳小玉脸色一变，对沈必理道：“快把我们放出去！”

沈必理摇摇头道：“请恕沈某无能为力。”

岳小玉怒道：“胡说，我们是给你关在这里的，正是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又怎会无能为力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要放你们，只有一个人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我养父？”

沈必理道：“你知道就好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但这是他老人家一时糊涂所作出的决定，你怎可遵从到底？须知咱们多一分力量，敌人就会少一分气陷，尤其是我师父，他是武林第一高手，有他助阵，神通教那些狗头崽子就得头疼万分。”说到这里，屁股上又重挨了一脚，显然又是公孙我剑认为他在拍师父的马屁。

岳小玉给师父踢得发狠了，居然瞪着公孙我剑大声道：“踢呀！踢呀！就算你把小岳子的屁股踢碎踢扁，小岳子还是要这样说，难道你不是高手？难道你是个酒囊饭袋？你一生最讨厌迂腐之辈，为什么连徒弟洒脱一点也看不过眼？我赞师父是由衷之言，可不是明知屁股要受罪也来廖赞一番的。”

公孙我剑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骂够了没有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是我的师父，我为什么要骂你？就算要骂，也只能骂我自己而已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算是为师怕了你这个小泼皮，且听听沈总调度还有什么话说好不好？”

沈必理忍不住笑道：“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，就只想请

两位安静一点，努力潜修武功，尤其是岳小兄弟，你就是血花宫的秘密武器，只要你练成了绝世奇功，将来又怎会害怕什么神通教？什么提龙王府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等我练成绝世奇功之后，只怕狗屎也会飞天啦！”

沈必理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不要把自己瞧扁了，你能够得到公孙老夫和练老宫主的垂青，绝非偶然，也绝不是幸运，总有一天……”

“总有一天我会咬掉你的鼻子！”岳小玉悻悻然道。

沈必理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这个鼻子长得太好看了，所以经常为人所嫉妒，你若直的把它咬掉下来，我会感激得涕泪齐飞。”

岳小玉忍不住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原来你也是个挺够意思的无赖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做无赖远比做君子逍遥自在，这里道理你懂不懂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本来不懂，但你现在一说我就懂了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岳小玉还没有回答，公孙我剑已冷冷说道：“因为他现在是个小无赖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将来也许会变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因为只要他不死，将来就会由小无赖变成大无赖，以至变成老无赖。”

沈必理凝视着他，道：“这岂不是根本没有改变过吗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天下间最难改的就是脾性，你不能阻止老虎咬人，更难劝服狗不去吃屎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老虎是恶兽，狗是畜牲，但令高足却有慧根，有与众不同的上好资质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但他始终是个无赖，不折不扣的无赖。”

沈必理说道：“真是没有办法改变吗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办法当然是有的，例如在他的头顶上打七八十拳，也许就可以把这个小无赖彻底改变过来。”

“变成什么？”

“死人。”

“若死不了呢？”

“那也一样可以改变他。”公孙我剑淡淡地说道：“最少，他会变成一个白痴，永远呆愣愣的过日子。”

沈必理道：“既然明知他是个不可以改变的小无赖，为什么还要收他为徒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江湖上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，为什么小无赖就不可以做我的徒弟？”

沈必理答不上。

他沉默了半晌，忽然叹了口气道：“我要告辞了，这里很安全，也很安静，希望两位不要白费时间。”

岳小玉急道：“不要走，我们要出去了。”

沈必理却摇摇头，同时转身离去。

沈必理走了，黑石堂变得寂静有如死域。

岳小玉颓然地坐在地上，望着正在沉思中的公孙我剑。

公孙我剑忽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真是个小福星，际遇之佳，无出其右。”

岳小玉眨眨眼说道：“为什么说我是个小福星？噢，徒儿



明白了，徒儿能够拜你老人家为师，这际遇的确是上佳之至的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但练老魔会收你为养子，这就更不容易了。”

岳小玉苦着脸，道：“但他却把咱们师徒关在这里。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这是他一番好意。”

岳小玉说道：“咱们真的要留在黑石堂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现在也就只有这样办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岂不是闷煞人了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对着为师这个老头儿，的确是闷煞人是的，若换上穆盈盈那个小妮子，又或者是布狂风的师妹水莹儿姑娘，那就会大大的不相同。”

岳小玉吃了一惊道：“师父不要误会，徒儿可没有这样想。”

公孙我剑挥了挥手，冷哼着道：“别想哄骗为师，否则小心屁股！”

岳小玉吃惊更甚，只好住口不说。

师徒两人又沉默了一盏茶时光，忽然有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。

岳小玉心中暗道：“准是那个什么沈总调度回来，说不定马上就把老子释放出去。”他总认为自己做了阶下之囚，真是万分的不过瘾。

但过了一会，脚步声忽然又消失了。

岳小玉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外面有人走来走去，究竟在搞什么鬼？”

公孙我剑道：“大概是守卫吧！”